

创世看格局，治世看情怀

——从李亚平说唐看“中国通俗历史”写作

■ 刘青文

李亚平先生有志于成为当代蔡东藩，他的“帝国政界往事”，已经成为历史普及读物的名老字号。“帝国政界往事”先写了宋、明、清，然后这个节奏被打断，也许是拍摄电视剧的需要，五年之功写了一个专人的传记《无字碑：武则天的前世今生》，是为李亚平说唐的开始。又过了五年，便是目前奉献给读者的《隋唐创世记》和《隋唐大时代》。

把人放在第一位，挖掘历史逻辑

《无字碑》劈头第一章：“真实的虚幻：大唐风度与武则天的前世今生”。他说：“隋唐时代的舒展开阔、浑厚大气，唐朝人的矫健豪迈、率真奔放在中国历史上均属绝无仅有。这种情形显然和魏晋南北朝 300 多年的民族大碰撞密切相关，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哺育密切相关……豪迈大气、残忍凶暴、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政治才干，她的品性、她的作为，与她的时代密切相关。”其实，这本书更适宜的名字是“武则天和她的时代”。《隋唐创世记》正是向上追寻魏晋南北朝 300 多年的各兄弟民族间如何大碰撞、大融合。《隋唐大时代》则续述隋亡唐兴的历史传奇，然后是对贞观之治的热情颂歌。

李亚平主攻文学，所以他熟谙文学叙事技巧，撰写的历史很好看。例如《隋唐创世记》的开篇就是“公元 534 年，是为北魏永熙三年。早春二月的一个夜晚，高平即今日宁夏固原的一座军营院落里”一场气氛诡异的谋杀案。一个叫侯莫陈悦的远征军将领，在宴会当场杀死了另一位远征军将领贺拔岳。“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谋杀。因为它直接唤醒了—种极为神秘的历史遗传基因，导致一大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迈上了历史舞台。正是他们，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隋唐大时代的序幕。”弄清楚这个谋杀案的来龙去脉以及人物谱系，整个南北朝到隋唐的历史就纲目清晰了。这个谋杀案牵出三个血统复杂的重要人物：独孤信、杨忠、李虎。2018 年有一部叫《独孤天下》的电视剧，其主人公便是这位独孤信。独孤信勇敢善战，也很帅，有七个女儿。长女嫁给宇文泰的庶长子宇文毓，后来成为北周明敬皇后。七女独孤伽罗嫁给杨忠之子杨坚，后来的隋文帝，独孤伽罗作为隋文皇后深度参与隋朝政局，在宫中 and 隋文帝并称二圣。四女嫁给李虎的儿子，虽然没有成为皇后，但她的儿子李渊成为大唐帝国的缔造者。所以有人说独孤信：两朝贵胄，三朝外戚，华夏最牛的老丈人。独孤信本是贺拔胜（被谋杀者贺拔岳的弟弟）的干将；杨忠、李虎均是独孤信的部下。贺拔岳被杀后，他的部队用推举的办法，推举了他们认为最为杰出的人来做领袖——宇文泰。宇文泰和独孤信、杨忠、李虎均自小一起长大。贺拔胜也服膺宇文泰。宇文泰没有辜

负大伙的信任，带着贺拔部，首先吞灭侯莫陈悦，统一关陇地区，挑战权臣高欢，北魏就因此分裂为东魏和西魏。高欢正是这起谋杀案的真正主使者。高欢主政的东魏有更大的地盘和更强大的军队，优势明显。但宇文泰凭着团队的凝聚力以及超群的战略头脑，最终扭转了这个局面，为北周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建德六年（577 年）正月，宇文泰第四子北周武帝宇文邕灭高氏家族的东魏—北齐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北周一隋—唐之间的政权流转，就是关陇军事集团内部的轮流坐庄，的确确实是独孤老丈人的家务事了。

这个故事极有画面感，层层推下去，像侦探片一样好看，但它不止于此，作者在开篇末尾说：“那是一个充满了血腥气息的过程，让我们尽力拨开阴谋与暴力的笼罩，去寻找那些此消彼长的玄机，寻找那时有显得极为微弱的理性与智慧的光芒。”正因为这个追求使得李亚平的写作别具一格，给通俗历史写作赋予了思想的深度；把人放在第一位，倡扬高贵的血性，挖掘历史理性的逻辑。

剖析历史空白，理出蛛丝马迹

宇文泰是《隋唐创世记》里高度肯定的首位大人物，他的成功也昭示了推举制的优势。相比照，宇文泰老对手高欢的故事虽然因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而感人至深，但本书论道：“史书上对高欢评价不低。毕竟此人没有参与制造乱世，还在乱世中创立了一个三分天下的朝代。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很难将其归入英雄的行列。一般说来，英雄最基本的底色是必须具有高贵的信念与情怀……”至于高欢子孙的记述，本书非常感慨：“最初接触到这些史料时，唯一的感觉是不敢置信，根本就是最恶劣最低劣的色情凶杀狂电影情节。”被扒光新衣的天子，不单比普通人丑陋野蛮，还更为变态，乃至花样作死。

与宇文泰、高欢对峙的梁武帝的评价，《隋唐创世记》则予以纠偏：“人们却依然无法否认，南部中国于此人在位期间近半个世纪安静祥和的事实；依然无法否认，他在历代帝王中极为罕见的仁慈宽厚……我们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对于暴力、阴谋与伪善似乎过于宽容，而对于仁慈、宽厚与虔诚又似乎过于苛刻与挑剔了。”紧扣史实，基于人情常理与人性关怀的议论，是李亚平的擅场，他的新著中比早期更增加了这部分的铺展。隋文帝代周，一向被认为水到渠成，像传说中真的禅让那样自然而然。而李亚平凭着对史料独到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专门写了一章：“杨坚为什么？”为我们剖析历史的空白处，把杨坚“功夫在诗外”的蛛丝马迹理了出来。杨坚其人，因为对于中国古代科举制、三省六部制的创设，对于古代廉政和法制建设的成效，影响深远，当然应该受到称赞。但皇帝这一家子的事实有太多，独孤伽罗最终促成表演艺术家杨广即位。但“作秀可以是治国的一部分，有时会是无伤大雅且很有趣的一部分；而治国若成了作秀的一部分，麻烦可就大了”。犯错误最多者先死，犯错误最少者胜出，最后隋亡唐兴似乎天命使然。李渊是本书继宇文泰、宇文邕、杨坚之后又一位被高度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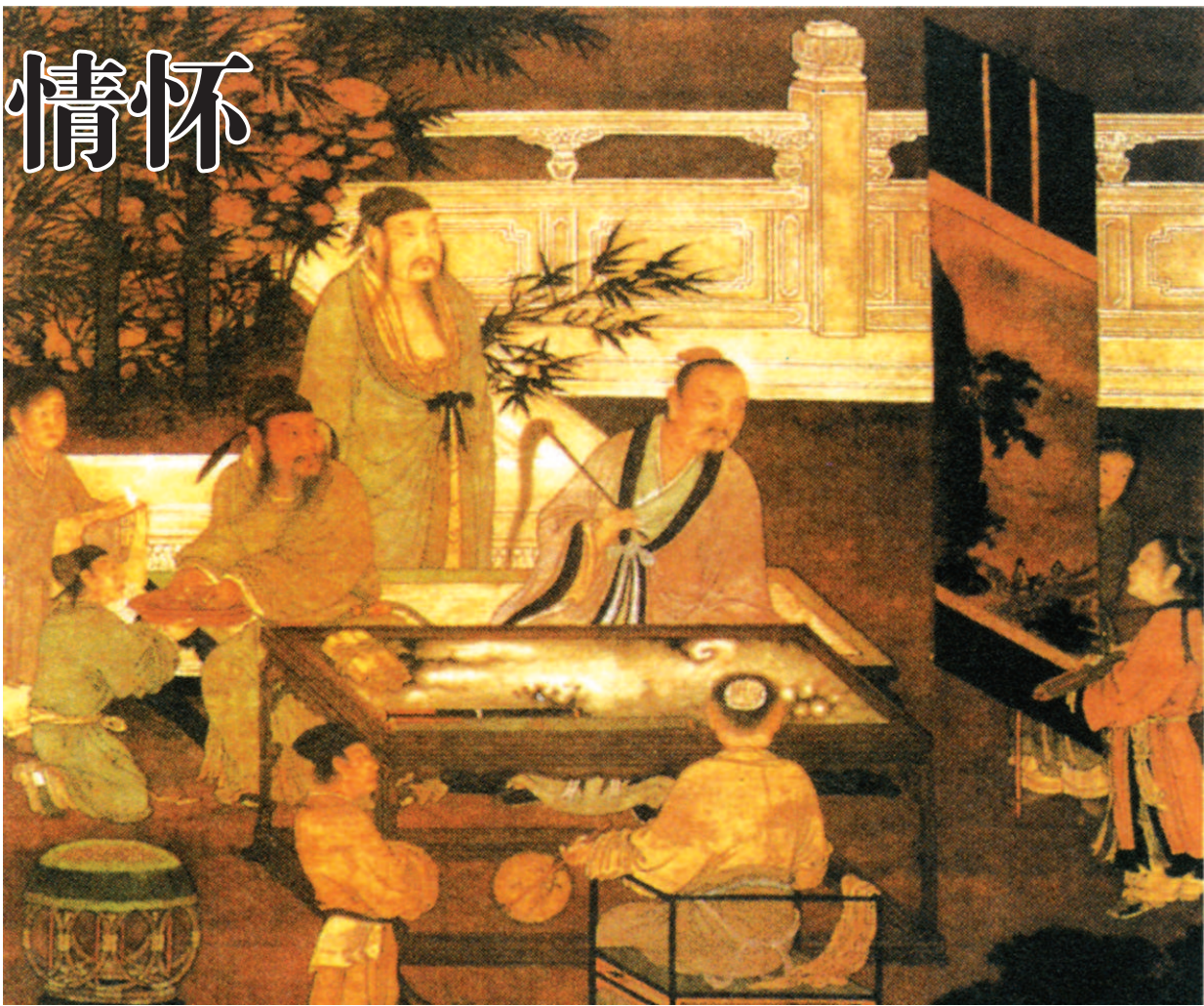
人物，作者说：“李渊是一位富有战略洞察力的统帅……在整个大唐帝国的创建过程中，他的战略部署目光高远，周全细腻，严密而又富有弹性，反应迅速而激动灵活，几乎称得上无懈可击。”所以他战胜了本来机会均等的李密，扫灭了薛仁果、李轨、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闥等割据势力。在叙述这段历史中，《隋唐大时代》给予瓦岗寨以浓墨重彩的描绘——李密、王伯当、徐世勣、单雄信、程知节、秦叔宝……该书议论说：“我们的祖先曾经肝胆豪侠、义薄云天，曾经有血性、有血气、有情有义。”

通俗历史写作，厘清真实虚构

《隋唐大时代》后半部分主角就是一个：唐太宗李世民。如何评价李世民？李亚平非常清醒地提示说：“用宽厚仁爱之类字眼形容政治人物，尤其是中国的政治人物，常常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对李世民、李渊也应该作如是观。”李世民几乎用了当时人们认为最坏的手段——杀兄、屠弟、逼父、灭侄，来获得他认为应该属于他的东西——皇位！谢谢天地，皇帝还有怕的东西。李世民对于白纸黑字的历史怀有一份诚惶诚恐的敬畏。就是这种对史笔如刀的敬畏之心拉开了贞观之治的帷幕。他诚心诚意地虚怀若谷，所以人们敢于说真话这样极其平常的小事开始塑造，集思广益，遍征贤良，各尽其用。他对于君主治国在个人才能上的限制理解得很透彻，所以他继承了隋朝的政治制度，但更为完善，以期权力的制约平衡，甚至是对皇权自身加以平抑。李亚平感慨说：“那还是中国人活得最舒展、最大气的时代，是男女人物丰神俊朗、风华绝代的时代，是为人类贡献了李白与杜甫的时代，是令中国有了永恒不朽的唐诗的时代……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直到一千多年以后，我们还愿意为之感动、为之泪流不已的时代。这个时代成了我们的光荣和我们的梦想，哪怕后世没有重现过，我们仍然在心底里知道，我们的身上曾经流淌过高贵而高傲的血液！”这份抒情，在李亚平的写作中是不多见的。本书没有把李世民写成完人，所以最后尾声：李世民知道了，儿子才是最难对付的。他立相对仁爱厚道的李治为太子，“但事实证明，李世民大错特错。他的这个决定几乎把他的兄弟、姐妹、子孙统统葬送干净；差一点就把大唐帝国也葬送掉……不管怎样，李世民的时代已经悄悄走向过去”。这个议论正确与否，我们需要去阅读《无字碑：武则天的前世今生》才会明白。

历史，可以抒情，可以文学化，但必须厘清真实与虚构。本书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瓦岗寨群雄及其他们的结局，但并没把民间享受盛名的徐茂功、程咬金、秦叔宝、尉迟恭的传说和史实囹圄在一起，所以李亚平说唐是严肃的历史写作。通俗历史写作，也首先是历史写作。“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这是“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写作原则，帝国政界往事亦然。

（作者系京都北教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副编审）



▲《十八学士图》（唐·阎立本），十八学士是唐太宗李世民做秦王时的十八位谋臣（视觉中国）

面向“00 后”，怎么讲好中国历史？

■ 赵思渊

中国历史绵长复杂，是创作者取之不竭的宝山。但也正因如此，写史者容易迷失其中，更容易为其中的种种曲折所遮蔽。如今的写史者面对的“00 后”读者，是视野更开阔的一代中国青年。如何在向他们传递历史经验乃至前人教训的同时，又能感受浩瀚中国历史的温度与情怀？

《历史的荣耀：中央帝国的时运、铁血与霸业》一书对此做出了探索。本书创作团队“历史研习社”由历史学科班出身的硕士生、博士生，乃至“青椒”，以及非历史学专业的“票友”构成。就他们的创作来看，有一点是共通的：尊重历史，面向“00 后”讲有温度有情怀的中国历史。

“00 后”一代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来源空前多元丰富。一些追求流量为王的新媒体，极尽刺激读者感官，这种写作很容易陷入扭曲史实以谄媚读者的“爽”。同时，还有更多的新媒体形式影响着“00 后”一代对历史的感知。例如“爆款”手机游戏《王者荣耀》中就不乏以历史人物作为游戏素材。沪上史学名宿葛剑雄先生曾对此评论：“我早就说过，游戏就是游戏，只要价值观念正确，具体内容和手段不妨自由发挥。学历史还得通过历史书，不能靠游戏。我同意担任学术顾问，主要是在历史价值观方面提出意见，同时也希望具体情节符合历史时期基本的逻辑关系。”

正如葛剑雄所谈及的，文化生产中对历史题材进行一定的再创作在所难免，也不必苛求。但是，这种创作应当以真诚、开放、健康的心态面对历史，需要对历史有基本的同情与理解。那么，如何以正确的价值观与逻辑关系解读中国历史呢？这就需要积极吸收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深厚积淀。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历史学界在各个领域都形成了一批扎实的研究，有着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气派”。这些研究通过使用大量专业概念、研究范式以及量化、质性的分析工具，大大深入推进了我们的历史学专业研究，但这样的专业研究与普通读者是有所疏离的，这当然不利于我们的年轻一代建立健康的历史认知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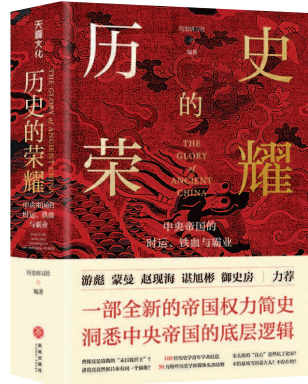
我读《历史的荣耀》，最深的感受就是创作团队既能“接地气”，又大量吸收了中国历史学界的优秀研究成果。比如前几年曾经有一部电视剧《军师联盟之虎啸龙吟》大热，这样的艺术创作以史实为基础，当然也包含了相当的虚构成分。不过若拿捏得当，仍可以从中学导向严肃历史的探讨。本书中专门有一篇谈曹操的文章就叫《军师联盟：如何操盘才能颠覆曹魏政权？》。这题目听起来很像是网络爽文套路或所谓“厚黑学”，其实本文却是这样开篇的：“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如此，现象级影视作品所勾出的问题，就很顺利地引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最为深厚的一个领域，也就是中古大族门阀问题。写中国历史，必须保持敬畏、温情、真诚，文字可以戏谑顽皮、轻松幽默，历史论述则必须严谨无误，符合历史学规范。正如创作团队所自陈：“我们对自己的文章，都是以写论文的严谨态度来创作，每一篇文章都要有详细的史料支撑，严密的逻辑架构……同时，我们也力求文字的优美，像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样，去掉掉估屈整牙的学究气，为读者带来无障碍阅读的体验。毕竟，我们提供的是精神食粮，不是催眠药品。”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也善于从人们习见的历史中引申出更深一层的思考。比如，如何看待刘备这样的人物呢？由于《三国演义》的深远影响，刘备所谓“仁君”的一面显然是被过分拔高了。特别是《三国演义》中写他率领荆州百姓躲避曹军的追击，以“保全苍生”为己任而舍生忘死。然究其根本，刘备毕竟是一个传统王朝的君主，参与天下争霸，权力才是他所心心念念之所在。但是，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是否要倒向另一个极端，否定刘备，将他的一切行为都归于伪善？

本书中的一篇文章《刘备携民渡江是不是在作秀？》就回应了这个问题。文中写道：“生死关头，刘备的确还是那个珍惜生命的枭雄。然而，如果我们以此站在道德的高地指责刘备假仁假义、惺惺作态，那就大错特错了。不攻襄阳，这是刘备的义；带百姓跑，这是刘备的仁。从逻辑上说，‘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一个人做了好事，但没有做尽好事，他还是个好人。”对历史人物以平衡的方式论述，这就是对历史的敬意与温情。

近年来网络中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述，还有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不少人热衷于争执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孰优孰劣，其实这是很无谓的。从中国人的立场说，中国历史的每个时代都如同人生历程的一部分，如何一定争出个上下高低？如果有些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就是想把别人的人群划出中国人的范畴，那就在立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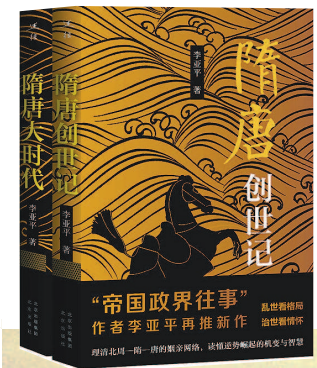
《历史的荣耀：中央帝国的时运、铁血与霸业》
历史研习社编著
天地出版社出版

已经走入邪路，更不可论了。有些影视作品刻意迎合这样的心态，比如注意到人们推崇秦朝“大一统”的历史功绩，就要将秦朝的各个方面都演绎到极致，甚至将秦朝拔高到“开天下万世之太平，为黎民百姓谋安生”，这就严重背离了历史。秦二世而亡，陈胜吴广揭竿起义而天下景从，这是为什么呢？万世太平与百姓安生又从何谈起呢？

以通俗手法写历史，还有一个容易陷入的陷阱是简单类比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有其发生的具体情境，身处其中的人与事，也都有其不能如此的难处。要体味到这一层，讲出来的历史故事才允合中道，有益于世道人心。比如所谓“入关学”曾经在网络上火过一阵，就是纯粹以“爽文”思维类比当下与明末清初的历史。其实这之间有巨大的鸿沟。明、清是两个传统农业社会中王朝之间的竞争，不论他们各自权力结构的差异，其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都必然走向儒家思想体系。努尔哈齐崛起，可以算是“局外人”，这是明朝以建州三卫控制东北的体制失灵的结果。但他及其背后的满洲军事贵族们，不仅熟谙东亚局势，对儒家思想很早就有了解。清朝建立后，几代皇帝都特别注重维护程朱理学的权威地位。这种种历史情境，“入关学”的鼓吹者们都不曾一顾，这样的情况下，爽文短时间吸引了流量，追随的年轻人却很快陷入迷茫和纠结。

总之，好的历史普及写作，先要能正心诚意。对历史公平，对读者公正。写历史人物与王朝兴替，排座次，品评优劣，自然容易“引战”，有了流量却败坏了年轻人观察历史的口味。本书的贡献，正在于始终坚持解读中国历史的品味与门槛，又能以更符合“00 后”一代思维方式的写作形式呈现。放眼世界历史，传统中国确是一个空前而独特的大一统帝国。“大一统”的中国如何持久运作？具有怎样的底层逻辑？本书怀着温情与敬意讲述这些故事，由此推演出的，正是所谓“历史的荣耀”。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隋唐创世记》
《隋唐大时代》
李亚平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